

那多灵异手记 坏种 SEED



那多◎著

我们是孤独的，
我们背后没有整个人类世界的声援，
我们的计划也没有经过超级计算机周密的认证，
我们是这场拯救地球游戏中唯一的主角。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那多灵异手记

坏种

SEED

那多◎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那 多 .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坏种/那多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7

ISBN 978-7-5470-0027-4

I. 坏… II. 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1596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90千字

印 张: 5.25

出版时间: 2009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 利

特约编辑: 刘 莉

装帧设计: 伍 奕

ISBN 978-7-5470-0027-4

定 价: 19.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那多手记序

其实书的封面上该是“那多灵异手记”，但我还是习惯把这个系列称为“那多手记”。“灵异”二字是从接力出版社出版《幽灵旗》开始，和我商量着加上去的。这一次万卷出版公司重出，编辑也觉得要加，否则新的读者也许会搞不清楚这是些什么小说，没准是纪实文学呢，哈哈。好吧，为了再多卖出几本，就加上这两个字，有什么办法，哈哈。

但我总觉得不如“那多手记”来得干净利索，同时我也喜欢它的平淡无奇。就如这个系列小说的格局一样，由一个平淡的新闻引出，往往开篇不紧不慢地叙述，在某个地方忽然一转，就此被水底急流卷去了。我一直想着，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仿佛平凡得很，你可以数十年就在某个小圈子里打转，直到死去。但它又经不起琢磨，经不起观察，经不起追问。否则，就要闹出大动静来，很可怖的。

这次重新出版是一次梳理，手记系列最早在南海出版公司出过三本，分别是《坏种子》《凶心人》和《铁牛重现》，现在几乎见不到了。后一本本该叫《铁牛重临》的，无端端被他们改了，如今改回。而后，自《幽灵旗》始，就在接力出版社了。其

间《暗影三十八万》又转由贝塔斯曼出版，如今这家大公司已经撤出中国。一团乱，谁料得到，我们就是这样活着的。

现在，总算转到一家的手里，规整地再次出版。自我初次写出手记开始，已经过去好些年。老读者多已工作，这一次的新版书，基本算是给新成长起来的人们看的。好叫他们知道，有个叫那多的家伙，能够想出、写出让他们惊掉下巴的故事来。好的想象力能够抵得住时间的侵袭，就如我少年时初看卫斯理，完全想象不到，那些小说竟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写就的。天呐，我什么时候语气变得如此老气横秋。

我是个懒人，本想一字不更，直接把老版扔给万卷换新皮。可是其中有几本着实写得不理想，不得不做些改正。我的老读者们，如果看见某部小说竟然变了结局，不要太惊讶，生活嘛，得坚韧些，哈哈。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于某咖啡馆发呆两小时后，半小时草就。

那多

再序

我的老读者一定会发现，这套由万卷再版的那多灵异手记系列，其中有三本不太一样。

原本的《凶心人》现在叫《凶心》，《坏种子》叫《坏种》，《变形人》叫《变形》。

相对来说，这三部作品是我觉得需要作修改的，为了有所区分，我在修改后把书名也略作改动。

只不过我实在是个超级懒的人。在修改的进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尽管这三部作品现在看来极青涩，有诸多不满之处，但似乎把精力放在这上面，不如去写新作品……好吧，我承认就是懒，所以最终，这三本书

的修改幅度远不如计划之初。

改动最大的是《凶心》，相较于原版，重写了开篇，更换了结局。其次是《坏种》，开篇和结尾润色过了，但不像《凶心》那样更动了情节。至于《变形》，基本只是加了个尾声。

我的老读者们，要不要再买回家，就自己考虑了。

但无论如何，手记的世界，仍在继续。

CONTENTS

目录

再序	· 1 ·
Chapter 0	001
Chapter 01	005
Chapter 02	027
Chapter 03	041
Chapter 04	055
Chapter 05	069
Chapter 06	081
Chapter 07	093
Chapter 08	107
Chapter 09	123
Chapter 10	137
Chapter 11	157

传说中的“外星人遗址”等待专家考证

(记者 王军、钱玲)

颇有争议的青海“外星人遗址”将迎来首批专家学者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记者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府了解到，由北京UFO研究会等单位组织的由航天、气象、天文学等领域的9位专家学者计划在月内前往柴达木盆地的“外星人遗址”进行考察，探讨外星人是否真的光临过那里。

这座传说中的“外星人遗址”位于柴达木首府德令哈市西南40多公里的白公山。白公山北邻克鲁克湖和托素湖，这是当地著名的一对孪生湖，一淡一咸，被称为

“情人湖”，留有美丽动人的传说。“外星人遗址”就坐落在咸水的托素湖南岸。远远望去，高出地面五六十米的黄灰色的山崖有如一座金字塔。在山的正面有三个明显的三角形岩洞，中间一个最大，离地面2米多高，洞深约6米，最高处近8米。

洞内有一根直径约40厘米的管状物的半边管壁从顶部斜通到底。另一根相同口径的管状物从底壁通到地下，只露出管口。在洞口之上，还有10余根直径大小不一的管子穿入山体之中，管壁与岩石完全吻合，好像是直接将管道插入岩石之中一般。这些管状物无论粗细长短，都呈现出铁锈般的红褐色。而东西两洞由于岩石坍塌，已无法入内。

在湖边和岩洞周围，散落着大量类似锈铁般的渣片、各种粗细不一的管道和奇形怪状的石块。有些管道甚至延伸到烟波浩渺的托素湖中。

在柴达木盆地生活了数十年的德令哈市市委宣传部部长秦建文告诉记者，这里的一些管片曾被送到距这里不远的中国第二大有色金属冶炼集团——西部矿业下属的锡铁山冶炼厂进行化验。冶炼厂化验室工程师刘少

林化验后认为，管片样品成分中氧化铁的成分占百分之三十以上，二氧化硅和氧化钙含量较大，这与砂岩、沙子与铁长期锈蚀融合有关，说明管道的时间已久远。此外，样品中还有百分之八的元素无法化验出其成分。

秦建文说，这一化验结果更增加了管道的神秘程度。加上柴达木盆地自然条件差、人烟稀少，除了白公山北面草滩上的流动牧民外，这一带从没有任何居民定居过，更谈不上有什么工业开发了。

他说，有人猜测这里是外星人发射塔建筑的遗址。因为柴达木盆地地势高，空气稀薄，透明度极好，是观测天体宇宙极理想的地方。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在距此仅70多公里的德令哈野马滩草原安装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13.7米直径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建立了国内唯一的毫米波观测站，每年都有许多国内外专家来这里做天文观测，这里被认为是亚洲最理想的天文观测点。这个站点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就是探索星际生命的起源。

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助理、紫金山天文台首席研究员杨戟。曾到过“外星人遗址”

的杨戟认为，从天文学的角度看，包括白公山在内的青海很多地方都是科学研究和实验的理想场所。

据新华网2002年6月16日

Chapter 01

我趴在办公桌上，精神萎靡，一闭上眼睛，各种各样奇异的外星生物就开始张牙舞爪。

昨天我买了一大堆碟，都是最爱的科幻片，看到半夜四点多，然后一夜乱梦，梦里全是第三类接触，可耗脑力了。所以今天十一点起床，依然精神极差。

好在今天没采访，刚才上了会儿网，就瞧见关于白公山的报道，像是特意和我昨天看的那些片子配对一般。哪来那么多外星人遗址，我心里嘀咕着，眼皮又耷拉下来了。

在鸽子笼一样的新闻中心里，打打游戏睡睡觉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只要把活干完，没人会来管你。就这点而言，比寻常的公司可要舒服多了。

脑子里迷迷糊糊正一片混沌的时候，被人拍醒了。

“喂，那多。”

我勉强睁开眼，心里咬牙切齿，最恨的就是睡觉的时候有人吵我。可映入眼帘的，是副主编张克的一张老脸。

虽然没什么要紧，不过睡觉时被大领导叫醒，总有些尴尬。我连忙努力睁大眼睛，堆起笑脸。

“张老师啊，有事吗？”

“不好意思，吵到你了，有个采访，你来一下。”

张克倒很客气。

我跟着张克走进他的办公室，心里明白，一定又有重大采访了，张克出马，说不定还要出上海。因为出差的费用，新闻部的主任还没权批。

半个小时之后，我从张克的办公室里出来，精神抖擞，一个电话打给航空售票处订机票。

之所以前后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改变，除了碰到重大采访我都自然会有良好的状态外，另一个原因，是这

一次的新闻不但重大，而且奇怪，非常奇怪。

之前我已经说了，通常我们报社的采访，都不出上海，因为我们的主要发行地区在上海，全国各地的新闻，由新华社提供就可以了，我们报社没有必要花费人力物力。可是近一段时间来，为了提升所谓的“报格”，报社里新出台一条规定，就是如果国内发生了新闻领域内非常重要，并且读者极其关注的事件，再远也要派记者采访。而这一次的领域，是考古事件，是一个古村落遗址的发掘。

这个考古的重要性，不但震动了整个中国的考古界，而且听说，许多国外的媒体也闻风而动，正派出专人，往当地——中国青海省德令哈市急赶。因为这个发现，将很可能改写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明史。更或许，连“新石器时代”这样一个被写进考古史，就算是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名词，也可能要改变。

让我郁闷的是，当我问起张克，究竟是什么样的考古发现，竟能有这样颠覆性的意义？张克却把手一摊。

考古队坚持在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之前不透露具体内容，守口如瓶。现在所有得到消息的记者都和我一样，

一边抓耳挠腮，一边心里杜撰着各种各样不靠谱的猜测。

我可是头一次碰到这么一本正经保守秘密的新闻发布，也不知是为了到时一并爆发出来的轰动效应，还是这发现中还有些难解的迷惑。

现在，全国只要是稍微大一点的媒体，都派出了记者往那里赶。只是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广、上广、《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劳动报》、《新闻晨报》、《晨星报》及其他十几家媒体，现在都已经派出记者。相信我在明天的飞机上可以碰到许多熟人。

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觉，明天的飞机是一早的，睡着前，我想起曾有个生于青海的朋友对我说，她出生的地方经常会地震，地震时所有的动物都从森林中逃窜到平原上，恰是狩猎的好时机；有时会下碗口大的冰雹，这时千万不可以出门，被砸到的话连命都会送掉……对了，那个地方，是不是离白公山不太远？这个念头在脑海里转了转，涌起一股爬下床上网查个清楚的冲动，但很快就被床的舒适化解，半分钟后，我就睡着

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我于上午10时20分到达了西宁机场。不出我所料，我在机上碰到了《新闻晨报》的记者张路，还有几个不太熟的小报记者，不过意外的是没见到两家电视台和三大报社的记者，看来他们大概是因为这一班飞机太早，所以坐了下一班中午过来的。

我的目的地德令哈尚在四百公里之外。

西宁比我想象中更繁华一些，然而我无暇顾及这里的音像店是否能让我在睡着之前的生活不至于那么无所事事，也没有初次踏上青海这片原本遥远得似乎仅存在于电视频道中的地方的激动，我和张路他们拿着烙饼与地图穿越这个城市，必须去买最快的去德令哈的火车票。

时间相当紧迫，要知道作为一个记者，就绝不能比其他记者晚发回去报道。晚一天的报道，哪怕你写得再好，再文情并茂，再有艺术价值，也一样什么都不是。这是新闻的铁律：时间！